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文学短评

高一1 沈曌昳

本首词为怀古词，怀古抒情，描绘了壮丽的景色，感叹了豪迈之人，抒发了壮志豪情。苏轼来到赤鼻矶，对景思古 又联想到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，最后不禁释怀。

苏轼描写景色的壮阔。“大江东去”的雄伟由三句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倍出，气势磅礴大气。“一时多少豪杰”由景过渡到人。他重点写“三国周郎赤壁”，前几句写周瑜的飒爽英姿，面对赤壁之战的从容。由词首“千古风流人物”到“一时多少豪杰”，最终仍定格在了周瑜其人上，却凸显的是周瑜的儒雅风流。

然而，苏轼写周瑜并不仅仅是为了赞颂英雄之人，实际内心有诸多复杂情感。周瑜建功立业时仍在英年，对比其年轻有为，而此时的苏轼快已知天命，却徘徊在这小小黄州，他想到自己的坎坷经历，不禁发出“多情应笑我”，看似轻言淡语，实则沉郁无奈。

但苏轼是苏轼，并不是哀哉悲切伤春悲秋的一介书生。他不会像辛弃疾用血泪蘸笔刀剑刻出文字，把栏杆拍遍；也不会像白乐天大讽成魔，叹出悲切凄凉；很不会像杜拾遗那般沉郁顿挫，悲怆落魄。再说豪放派的两位代表词人，他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为豪壮，一为悲壮。苏轼之词作是充满大气，是荡气回肠的，文章扑面来的是他滚滚长江一般的理想，但所被锤蹂之后的凄凉惨淡却也同时化入无尽流水，终是浪花被溅起映于碧空之上的澎湃。他便是我所知以及认为的唯一一个“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”\*的人。

他跃出悲伤的情绪，又重新放眼回那些历史的过客。在他看来，像周瑜这般英雄人物，不也被历史的大浪淘尽了吗？他将自己的苦闷化为豁达，道出“一樽还酹江月”。

路上万千坎坷，唯苏轼乘飞归去，从我们的身边倏忽而逝。

注\*语出苏轼-《留侯论》。